

书林漫步

《大报》上的笔名散兵

◎尚司徒

上海在解放初曾创办过两份带有过渡性质的革新小报,其一为《大报》,创办于1949年7月7日,社长原为冯亦代,但他很快赴京任职,故由鄞县人李之华代理社长,陈蝶衣主编。这份《大报》虽是一份新旧参半的报纸,且存续时间不长,但因其二、三版文艺版上名家云集,既拥有张恨水的小说连载,又有蔡夷白(平斋)、卢冀野、汪东、金性尧(闻蛩、苏式)等人的专栏,乃至偶有周作人(荣纪)的随笔等,故颇有研究价值。

近闲览该报,发现自1951年1月下旬起出现了笔名散兵。此人起初间日写稿,辨识度并不高。读者面对着《新疆龙马》《兖州牌坊》《水绘园》等题目,就连作者的籍贯都不甚了然吧。但功夫不负有心人,当翻至2月23日第二版,上有散兵《羿楼赠诗》一文,称一九四九年夏游颐和园,不期而遇柳亚子,柳氏即兴赋诗,并亲自研磨用宣纸写赠,诗云:“意外相逢在此湖,康庄大道雪花铺。入杯已块羞沉醉,病国劳民喜渐苏。忍见苍弘埋碧血,肯从张翰羡红鲈。廿年掌故君能证,那仅波云记曼殊。”跋云:“一九四九年六月六日自韶九胡同返颐和园,得晤某某道兄,盖廿余年前曾撰《波云笔记》,以张曼殊者也。连日游湖,所谈更广泛,诗以赠之。”羿楼是柳亚子在抗战时期的别署,而末二句廿年掌故云云,颇有故事可记。

某某道兄,想必是葛氏故意自隐其名了。但他既说“曾撰《波云笔记》”,总是有迹可循。今不难查知1928年10月版《曼殊全集》第5册第255至256页刊有《波云笔记》,作者署名葛克信。故散兵就是葛氏的笔名。

柳亚子在《曼殊全集》后记里提及:“萧瑟秋处,藏有曼殊的画稿二十四幅,杂记四十二页,以及照片、墨迹、戒牒、袈裟等等。这些,我已向他借来摄影制版,编成《曼殊遗迹》一册交北新书局印行,大约在两个月以内,总可以出版了。”该信息或许来自葛克信的《波云笔记》。又见《语丝》1926年第105期,葛克信在《补柳亚子先生之遗》一文中称:

曼殊的诗和小说,以及随笔、书札一类的东西,柳先生的文中已经搜罗净尽。但是曼殊的画,除掉蔡哲夫印行的《曼殊遗画》之外,据同学杨右铭君(杨庶堪子)告诉我:湖北萧瑟秋处尚存有曼殊的画稿一手卷,又因为曼殊和他的父亲是朋友的原故,所以他家里也有一幅。

文末还有:

此外,还有曼殊的女朋友百助女史的像片一帧,上面有曼殊亲笔题的诗,以及许多关系于曼殊的“东麟西瓜”,“一箍脑儿”都在我的《波云笔记》里。柳先生付梓何日?我愿意将这本小册子诚虔的送给你。

大致可推断葛柳交游早在1926年末。

书边杂写

《徐旭生日记》的人名(一)

◎肖虎

《徐旭生文集》收录徐旭生在1910—1917年、1927—1929年、1933—1948年、1954—1966年多个时间段的日记,凡五大册,除了1927—1929年日记以外,其余均据手稿整理,其中多处人名空而不书,或者书而不全,有日本人,有中国人,在整理时则以空围表示,其实未尝不可校补出来。如日本人两例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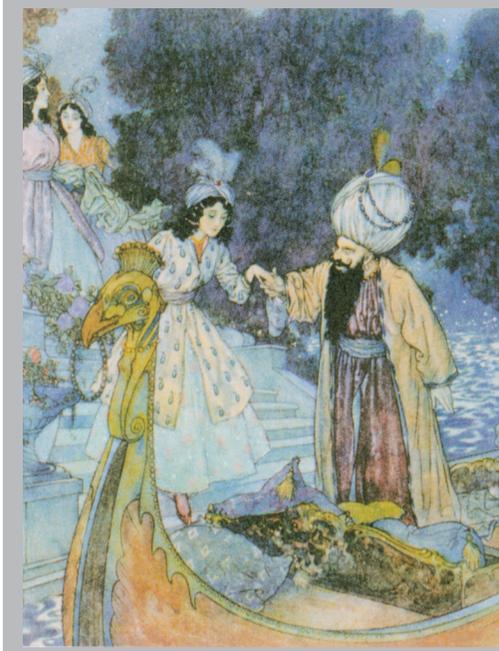
其一,1938年7月29日,“九点到法比瑞同学会参加欢迎阿特丽女士会。女士为英作家,曾著《日本的泥足》。到不少人。认识者有邵力子、盛成、老舍、老向等。发言者有老舍、日本女作家□□□□等”。按,据《抗战文艺》1938年第2卷第4期《阿特丽女士欢迎会小记》,“7月29日,在江汉路法比瑞同学会楼上,本会举行《泥脚日本》作者阿特丽女士欢迎会,会员到场者有老舍、胡秋原、邵力子、胡风、盛成、白薇等三十人,此外尚有日本世界语者绿川英子”,则徐旭生日记所缺者即“绿川英子”四字。此人原名长谷川照子,世界语名字为Verda Majo,意为“绿色的五月”。绿川英子是反战女作家,在欢迎会上说,“我不会说中国话和英语,也不好意思用侵略者的日语,只得用世界语说话,因为世界语表记人类的爱及和平”。

其二,1938年11月16日,“途中翻阅同人所带日人石川□□著《未死的兵》的译本,尽其大半”。按,《未死的兵》在当时有两种译本,一夏衍译,1938年7月桂林南方出版社发行,一白木译,1938年8月上海杂志社发行,虽不知徐旭生所借阅者为哪一种,但著者为石川达三当可确定,即日记缺字为“达三”。据说,“石川达三为一日本文艺作家,曾随军来华,将日兵在华举动、奸淫掳掠、屠杀无辜中国人民、蹂躏地方等事,作一部分纪录报告,写成《未死的兵》发表”,因之被捕,“徒刑四年,缓刑三年”。

《蓝胡子》

插图选(1)

埃德蒙·杜拉克 绘



他们伴着音乐在主人私人河道的水面上划船。

新书快递

敦煌画稿

[美]胡素馨 著
北京大学出版社

本书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纸本画稿为中心,全面分析了敦煌画稿及其相关供养人的经济社会网络,是首先系统讨论敦煌画稿与作坊中的绘画实践、供养人关系及洞窟营建之间关系的著作。它收录100余幅其他书中几乎未见的敦煌画稿、壁画等。

沈括的知识世界

左娅 著
中华书局

作者以“闻见主义”为核心,建立起一套挖掘北宋知识世界的概念,将其带入对沈括的生命历程和历史语境的理解中,深入考察了沈括与同时代人迥然有别的认知模式,进而发掘出北宋时代思想史隐藏的面貌。

走夜路请放声歌唱

李娟 著
新星出版社

这一次,李娟不仅书写了阿勒泰遥远空阔的旷野,更拨开自己内心深处幽远的记忆森林,将盛开的繁花与飘零的落叶一同装点。满满当当又盛着哀伤的童年,青春与成长,爱情的欢喜与离别,与生俱来的敏感与孤独、坚强与达观……

西班牙内战

[英]休·托马斯 著
天地出版社

西班牙内战是1936—1939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一场战争,海明威等大批知识分子和作家也弃笔从戎,加入国际纵队,更为这场战争增添了传奇色彩和理想主义热情。此外,世界范围内其他力量也卷入其中,使得这场战争成为二战爆发的前奏。

“昏鸦”恐怕不是乌鸦

◎桑农

语文课本里将马致远《天净沙·秋思》首句中的“昏鸦”释读为“黄昏时的乌鸦”。有读者提出商榷,认为从“枯藤老树昏鸦”一句的词组结构来看,“昏”理当对应“枯”和“老”解释成“昏黑”。我赞成这一意见,不过还要补充一点:此处的“鸦”恐怕也不是乌鸦,而是寒鸦。

《元曲鉴赏辞典》里,鉴赏者引白朴《天净沙·秋》与之对照,让人滋生联想。这首小令的前两句是:“孤

村落日残霞,轻烟老树寒鸦。”马致远没有明确鸦的种类,白朴却写明是“寒鸦”。如果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,马致远受到年辈长于他的白朴的启迪,那“昏鸦”指的就是寒鸦了。

虽然乌鸦在特定语境中也暗示着凄凉、悲惨,但马致远散曲中的情调在程度上要轻得多。其“昏鸦”的意象更接近于唐诗、宋词、元曲中的寒鸦,如李白的“落叶聚还散,寒鸦栖复惊”、秦观的“斜阳外,寒鸦万

点,流水绕孤村”、张可久的“回首天涯,一抹斜阳,数点寒鸦”等。

中国传统绘画有一种常见的题材,“古木寒鸦图”或称“枯木寒鸦图”,元代罗稚川、明代林良、清代朱耷等均有传世名作。画面上的寒鸦,体形比乌鸦小,颈部和腹部有灰白色,非常明显。可以想象,元明清的读者读到“枯藤老树昏鸦”一句时,脑海里出现的一定是寒鸦,而非乌鸦。

书评书话